毛詩要義

毛詩要義卷第

一 公劉后稷曾孫自邰遷

豳譜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之曾孫也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邰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

二 國語史記不窋遷豳蓋公劉始遷邰民

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正義曰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案此公劉之篇說公劉遷豳事皆詳悉自邰從豳必從公劉始矣蓋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尚往來邰國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遷之也

三 豳詩周公居東都時作

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正義曰金縢直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固當不出畿內自然在東都於時實未爲都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言二年順金縢之成文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都作之也

四 自文武生卒之年數至周公攝政居東

案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九十七而崩則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書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書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觀兵時事是受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復伐紂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文王崩

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己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大宰以右王室周公既爲大宰武王初崩總攝王政自是常事管蔡不應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三年喪畢周

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朞而練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居東二年武王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穫之下即云惟朕小子其新迎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

五 毛意周公以法誅管蔡非避居

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爲鴟鴞之詩爲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

六　周公攝政在喪時或除喪後毛意不明

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毛以鴟鴞為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為得管蔡周公居東為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為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為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為是喪中即攝為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

【七】王肅祖毛王數文武之年亦同鄭

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王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

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巳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古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據此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劉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禮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歳故亦同鄭爲文王崩時武王

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
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二
年有疾若并數伐紂之年與疾耳共爲二年故
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禮記云武
王九十三而終是爲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
云武王既喪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
王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書序
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
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

周公即征可知故以爲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
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居
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殺殺管叔也
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稱周公
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禮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禮
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實三年金縢言二年
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
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
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

年者以召誥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
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
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
於東國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知
三篇皆七年作也

（八）王肅周公攝政作七月季札居東作

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爲周公以公劉大
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
室故陳豳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

年作此七月左傳季札見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居東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國之破毀禮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國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

九 書周公 詩先 不信 [illegible]

美周公是書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
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國流
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
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最
在後作故以爲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必
然以否其讖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
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及大子
十八稱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十 避辟[illegible]僻皆同辟字故鄭云避居

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王之察己是爲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果無其事古者避譬僻皆同作辟字而借聲爲義鄭讀辟爲避故爲此說案鴟鴞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

七月流火心星既中而下

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謂火下為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為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衡及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

月之昏火星始中而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昊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

堯心閒
舍以日
示星火
爲次名
非心星

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四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以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北方俱七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總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

[illegible]陽生後言日陰生後言月惟建辰變例

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
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分之餘謂數從一起
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旣解一
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周之正月謂建子
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月謂建丑之月也下
傳曰三之日夏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
而改之旣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爲說故言四
之日周之四月卽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此
篇說文自立一體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

皆以數配日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稱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蠶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而或日或月不以數配參差不同者蓋以日月相對月陽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子之月純陰巳過陽氣初動物以牙蘖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巳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夏之三月當陰陽之中萬物生成之際物生已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

四

三之四之日乘上數猶一二十三月爲正

可以類後不得稱三月故日月並言而不以數配見其異於上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葽始萌以物成故稱月也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日由其物生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乃是正月二月十數之初始十以爲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故云一月二月則羣生物未成宜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春

秋元命苞曰周人以十一月爲正殷人以十二月爲正夏人以十三月爲正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乗上以爲十三與此同也

廿五 田畯至喜鄭讀爲饎孫毓非之

典農之官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爲大夫也案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里以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農之時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田大夫喜讀爲饎饎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

疏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冀缺如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殆可何為辱身就耕民公姬壟畝草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逢宜有践鄭人之愛國君欲援之以殘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為之設食也

衍 釋倉庚懿筐微行柔桑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倉庚離黄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

春秋漏刻正等而遲遲淒淒異

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爲舒緩計春秋漏刻多少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

景四體褊躁不見月行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
以淒淒言之
十八 豳有風雅頌籥章注與詩注小殊
籥章之注與此小殊以其歌豳詩以迎寒迎暑
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故取
耕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
之事以當之就彼為說故作兩解也諸詩未有
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
十九 載績言私事起為公子裳厚所貴

二七 惟黍玄 黄祭 服尊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爲公子裳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爲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正義曰染色

惟黍玄黄傳解其意由祭服尊

七 女桑柔桑桑亦曰荑桑葉之新生

女桑柔桑桑言柔桑穉之桑桑其條雖長不假枝落故

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荑桑取周
易枯楊生荑之義荑是葉之新生者
二九鵙即伯勞伯趙五月鳴應陰氣
鵙伯勞鴂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鵙樊光曰春
秋云少皥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
以夏至來冬至去郭璞曰似鶷鶡而大陳思王
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
仁養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
鵙故以其音名

三豳地晚寒孫毓言其不然

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鶪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豳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鶪始鳴也此篇箋傳亦云晚寒上言于耜舉趾下云載纘武功唯校中國一月此獨校兩月者豳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耳未必皆與中國常校一月何則蠶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

與中國同也既云同於中國不得齊校一月自然有大晚者得校兩月也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耳豳地大率晚寒箋傳略舉三事又以月令校之豳地之寒晚於中國者非徒此三事而已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二蠶月始鳴月令季秋章木黃落此云十月隕蘀月令季秋令民云寒氣總至其皆入室此云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月令

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云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皆是晚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舉三事其餘從可知也上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由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七月鳴鵙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鵙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荅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寒來既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爲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

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醧士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亢理但寒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穉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晚故溫亦晚也

四 方言蛁蟟一物夏小正二物

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釋蟲又云蜺寒蜩郭璞曰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赤

引月令云寒蟬鳴與此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
五月蟪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

廿六 王瓜王萯秀萯未知同否

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萯生夏小正云
王萯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令
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
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
實七月采蔭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
某能審之物之成孰莫先萯草故云物

成自秀葽始

箋在野至床下皆蟋蟀以三物著寒漸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寒有漸非卒來也正義曰斯螽蚣蝑釋蟲文又云螒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樗

雞陸璣䟽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
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
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箋以入我牀下是自外
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
蟋蟀也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
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
七八 穹窒言窮塞墐戶以泥塗之北出牖嚮
以窒是塞故穹爲窮窮言窮盡塞其窟穴也士虞
禮云祝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

鄉牖屬此爲寒之備、不寒而怨、故云北出牖也
備寒、而云墐戶明是用泥塗之
疏鬱車下李、薁蘡、李剝棗就樹擊之
正義曰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楨毛詩
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
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
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
棣相類故云棣屬薁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
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

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棗須就樹敲擊之所以剝爲擊也

十三 春酒凍醪即清酒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春酒凍醪若醪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

酒也人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謂豪
眉也

箋九月叔苴拾取麻實以食

說文云叔拾也亦爲叔伯之字喪服注云苴麻之有蕡者也然則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以麻九月初孰拾取以供羮菜其在田收穫者猶納倉以供常食也

箋宅在都田在野治禾於場納於倉

正義曰地官載師云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

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樊圃謂之園然則園者
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
蹂踐禾稼則謂之場故言春夏爲圃秋冬爲場
東山云町畽鹿場是謂蹂踐之名箋云種菜茹
者烝民云柔亦不茹茹者咀嚼之名以爲菜之
別稱故書傳謂菜爲茹天官內宰鄭司農云先
種後孰謂之重後種先孰謂之穋相傳爲然無
正文也宅在都田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
是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既秀謂之禾種殖

卅四

禾是黍

按大名

麻菽麥

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此言納禾稼謂納於場但既言治於場遂內於倉下句唯言既同不見納倉之事故箋連言之耳禾稼禾麻菽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緫諸禾也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

[五]塞向都邑之屋乘屋野廬之屋

乘車是升其上則乘屋亦升其上故爲升也箋

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爲治下句言其始播百穀則乘屋亦爲田事且上云塞向墐户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

疏 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于公社即蜡臘

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牲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户中霤竈行或言

月令祈

公社

祈年或言大割牲或言臘互文是十月之時為民祈來年百穀也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豳公之政指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得祭天故也

八卅 凌人斬冰之月即納此詩藏晚出早

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此言凌陰始得為凌室複直言凌此亦得為凌室者凌冰一物旣云斬冰

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於凌室之所
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得
爲冰體不得爲冰室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
其月納之此言二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
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者鄭答孫皓云西土晚
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
氣出地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言西寒晚
得晚納冰依禮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
蔟二月律中夾鐘言二月大蔟用事者以大蔟

爲律夾鍾爲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雖至

二月猶云大蔟用事

【十四】日在北陸藏冰西陸朝覿而出謂虛昴

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傳文彼說藏

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與此同

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曰

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西方之宿昴爲中

然則日在北陸謂日體在北方之中宿是建丑

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二月小

四

服以西陸朝覿為春分奎晨見以鄭異

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日日猶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覿而出之謂日行已過於昴星在日之後早朝出見也三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藏之還謂建丑之月祭主寒之神而藏此冰也獻羔而啓之謂建卯之月獻羔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天[illegible]

杜云日在昴畢

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已上賓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普用之事也服虔以西陸朝覿而出之謂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鄭不與同者以鄭答孫皓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曰夏班冰是也是鄭以西陸朝覿謂四月與服異也鄭意所以然者以西陸爲昴畢

雖王文西陸朝覿當爲昴星朝見不得爲奎星見也故知出之爲四月賜冰二月初開也

【二】云火出而畢賦謂不可必其月

云火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爲三月則是三月頒冰周禮言夏頒冰者凡言時事總舉天象不可必以其月也以三月火始見四月則立夏時相接連冰以暑乃賜之故當在於四月是火出之後

【四】傳兩尊曰朋鄉人以狗大夫加羔羊

鄉人飲酒而謂之鄉飲者[illegible]飲酒禮尊事重故上

饗言之謂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民上取鄉飲酒

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進取是鄉飲酒

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

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

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

父族三命不齒注云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

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

道也鄉人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

[四四] 賓飲 言鄉 飲黨 名鄉飲

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

[四五] 鄭以鄉飲無羊謂此國君大飲君臣

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爲斯饗

四六

燕猶其
其鄉飲
朋酒謂
兩兩並
設

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群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其禮亡云烝謂有牲體爲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群臣之禮故不爲鄉飲酒也言別於燕禮小於大飲燕禮尚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禮云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

瓦大夫尊兩圜壺是尊皆兩兩對設之也案燕

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

【四七】公堂謂學校以黨飲大飲俱教孝弟

傳以朋酒斯饗爲黨正飲酒之禮案黨正屬民

而飲酒乎序則公堂是學校謂黨之序學也謂之

公堂者以公法爲學故稱公耳天官酒正云凡

爲公酒者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是

鄉人之事得稱公也箋以斯饗爲國君大飲之

禮以正齒位故因是時而誓焉使君臣知長幼

之序令之不犯禮也月令注云天子諸侯與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則此公堂謂大學也知在大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爲俱教孝悌之道儐於序學知國君於大學

【四八】無毁我室傳云周室箋云世臣之位與之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興也鴟鴞鸋鴂也無能毁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毁我周室箋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

欲言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

鴟鴞似黃雀而小有鸋鴂巧婦等八名

正義曰鴟鴞鸋鴂釋鳥文舍人曰鴟鴞一名鸋鴂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陸璣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窠以麻紩之如刺韈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鴟鴞之意唯能云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此鴟鴞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

物也

[疏]鄭謂成王罪人公屬黨王肅說三非

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即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縢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君誅殺之明時實未加罪也以與為取象鴟鴞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室喻官位土地也金縢於名之曰鴟鴞之下云王亦未敢誚公是有誚公之意但未敢言耳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

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
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
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
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縢
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
以屬臣雖為王得罪猶未加刑

一五 王肅謂與周室積累艱苦周傳
鄭以為鴟鴞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剥彼桑根以
纏綿其牖户乃得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

及文武未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功乃得定此
官位土地王肅云鴟鴞及天之未陰雨剥取彼
桑根以纒緜其戶牖以興周室積累之艱苦也
下經無傳但毛以此詩為管蔡而作必不得同
鄭為與王肅下經注云今者今周公時言先王
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
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絶以全周室傳意或然

二五

子手口盡病以成室家喻周先王

手至室家毛以為鴟鴞言已作巢之苦予手

撠挶其草予所捋者是荼之草也其室家巢所[illegible]
者皆是予之所蓄以為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
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
得成此王業

[五]譙譙殺消消敝翹翹危嘵嘵懼

傳譙譙殺消消敝正義曰此無正文也以此言
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為殺敝也定本消消
作脩脩也傳翹翹危嘵嘵懼正義曰皆釋訓文
王肅云言盡力勞病以成攻堅之巢而為風雨

所漂搖則鳴音嘵嘵然而懼

〔疏〕周公西悲今管叔鄭以歸士念西

周公西悲之意以公族雖有死罪猶是骨肉之

親非徒己心自悲先神亦將悲之是將欲言歸

則念西而悲也箋以此爲勞歸士之辭不宜言

己意故易傳以爲此二句小序歸士之情我軍

士在東山常曰歸言三年之內常思歸也軍士

家室在西故知念西而悲孫毓云殺管叔在二

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

訂枚

緣西行而後始也箋說爲長

【註】勿事行枚銜枚之枚

正義曰枚微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

教戰法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

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

【註】果臝至熠燿五物室無人則然

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

鹿場熠燿宵行果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

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箋云

螢螢 火謂 螢火非 燐燐鬼 火

此五物者家無人則然令人感思正義曰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為燐淮南子云久血為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

八五 鸛鳴于垤將雨婦念行者之苦

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垤螘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illegible]

喜也箋云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

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窮窒塞洒灑埽拚

也穹窒鼠穴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

至矣言婦望也

【疏】有敦瓜苦云云言我心苦事又苦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

心苦事又苦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

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之辦有苦者以喻

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

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十七 鸛鳴螘塚東水泉上潤穴處先知

舍人曰蚍蜉即大螘也小者即名螘也然則螘是小蚍蜉也此蟲穴處輂土為塚以避溼鸛鳥鳴於其上故知垤是螘塚也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螘避溼而上塚

十六 鸛知將雨則[illegible]巢中為池食鶴

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璣疏云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

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阜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

二六傳以縭為褘亦曰帨郭璞今香纓親結其縭九十其儀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正義

曰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曰褘
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
於體因名爲褘緌繫也此女子旣嫁之所著示
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縭謂母送女
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褘爲帨巾失
之也毋戒女禮施衿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
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
綦屨注云衿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
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帨則先[illegible]

佩說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縭則婦[illegible]
姣之說亦以縭爲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
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縭爲
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案昏禮言結帨此言
結縭則縭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
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於
十則是數之小成舉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

疏 四國流言謂管蔡商奄

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

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

六四 破斧缺斨傳毀禮義箋毀成王周公

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喻四國破毀禮[illegible]王肅云今四國乃叛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甚妄說言毀壞其三正耳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為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為毀損莫此之大

疏 鄭書注周公歸後東征與毛異

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以爲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攝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徃毛無避[illegible]之義則東征之事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請[illegible]

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攝政其成王則爲主

君統臣功

〔六〕禄父管叔皆殺蔡叔放奄君遷於齊

此四國之君據書傳禄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

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何

處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注云

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既以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

欲徙之於齊地使[illegible]於大國是奄君遷於齊也

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者謂殺其

身執其家瀦其宮[illegible]此則言奄君見殺與序不
同書傳非也

伐柯

七六 伐柯刺朝廷王肅云朝廷斥成王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成王
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群臣猶

六八 疑周公

惑於管蔡之言而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

者成王

禮是以刺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

明周公

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

[illegible]箋

當刺之王何以獨刺朝廷毛氏雖不注序推

號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公初即攝政羣臣無
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
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
廷不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
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
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
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
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爲朝廷者漢魏稱人主
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雷風之後王意

舊

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
前王肅以為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
知毛意然否
十七 傳斧喻公柯喻禮○禮云禮義治國之柄
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
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闊頭
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
喻禮義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禮柯所以供
家用猶禮可以供國用故云禮義者治國之柄

是以何喻禮則知斧喻周公

〔七〕匪媒不得箋欲使人勸迎周公孫非之

箋以媒者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而以媒爲
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
毓云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
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況於人乎何
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於未形非如肆
敵尚相阻疑何須間人重相曉喻乎鄭爲此說
者以爲此詩之作在雷風之後王實不迎周公

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

[illegible]毛以所願釋伐柯鄭謂人心王謂恕施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王肅云言有禮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人則不遠箋以爲勸迎周公之辭故异傳言本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庸於此二句乃云

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詩言其則不遠
言猶以爲遠者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嫌遠之
意

【民】九罭序無傳箋意與伐柯同

正義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朝
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盡同則毛亦以爲刺
成王也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
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
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

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啓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追刺往前朝廷群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攝之後

傳意九罭不可得鱒魴箋取物各有器

九罭之魚鱒魴興也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箋云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正義曰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

□ 緵今 曰囊網 鱒似鯶 魴即鯿

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者九囊也璞曰緵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郭璞云鱒似鯶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鯿陸璣疏云鱒似鯶魚而鱗細於鯶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小魚之罟者以其緵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爲喻耳以下句袞衣繡裳是禮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禮往迎故

毋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禮

毛王鴻不宜循渚箋同但避居意異

鴻飛遵渚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鳬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正義曰言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住所也王肅云以與周公大聖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禮迎箋為喻亦同但以為避居處東故云與凡

七 毛謂王有袞衣不迎公鄭東人留公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與公歸之道
也箋云是是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爲之
君故云是以有袞衣謂成王所賫來袞衣願其
封周公於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正義
曰毛以爲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袞衣見之此
章言王有袞衣而不以迎周公故大夫刺之言
王是以有此袞衣兮但無以我公歸之道兮王

意不悟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當早迎周公無
使我羣臣念周公而心悲兮鄭以爲此是東都
之人欲留周公之辭

八七 鄭以不失其聖不惑不怨終始無愆毛以異
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
志成周之王功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大
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正義曰毛不注序必知
異於鄭者傳以公孫爲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刺
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留爲大師當退有難也傳

言進退者難須兩事充之明四國流言爲進有難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

疏傳公孫爲成王箋周公遜避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興也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云興者喻周公進則躐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都也退則跲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

無玷缺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几絇貌箋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大師履赤舄几几然

十八 赤舄王服之上屨上公亦得服

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爲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

爲黑舄次然則赤舄爲舄之最上故六人君之盛
屨也屨人注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
舄單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
以通於單俗易語反然則屨舄對文有異散則
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絇
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注云絇之言
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
屨順裳色爵弁之屨以黑爲飾爵弁尊其屨飾以
繢次玄几几絇貌謂舄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

尊觚之如繢次纓色纁而約用黒則冕服之舃必
如繢次舃色赤則約亦黒也書序云召公爲保周
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是成
王留之爲大師也上公服袞冕故纓赤舃

■孫毓云未有稱天子爲公孫

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
之去豳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
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　爲長

毛詩要義卷第八